

欽定宋史

卷二百  
九十七  
之三  
百二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脩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或言勗有治行卽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蕃會爭持寶貨以獻皆慰遣之後爲御

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尙書  
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舉進  
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  
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  
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  
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  
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  
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勲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  
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  
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  
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  
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  
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  
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  
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  
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尙書兵部員

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  
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  
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  
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閣請對  
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聞

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儻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墀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上顧

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爲治有條理遇族人  
有恩不以私故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  
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  
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  
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

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尙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



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卽位以太常博士召  
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儉  
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  
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  
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  
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卽位河決未塞  
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  
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

怪何足尙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廵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

振譏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  
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尙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  
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  
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  
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  
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  
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  
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

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  
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  
得不擾屬縣令受賂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不  
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  
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旣罷夷人數百  
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  
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  
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迺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  
陝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  
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

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  
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  
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  
王欽若等所爭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  
而安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  
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  
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  
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  
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旣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旣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

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  
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帝旣益  
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  
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出知濟  
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  
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  
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  
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  
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  
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

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  
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  
及還爲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  
郎中知應天府召爲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  
卒隨與孔道輔曹脩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  
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  
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旣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  
萬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祕書丞同  
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

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卽宿德勲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脩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詈脩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脩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



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卽時罷黜請正  
典刑以允公議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  
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  
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脩古  
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土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  
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  
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脩古  
以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  
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脩古極陳其  
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歷殿

中侍御史擢尙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  
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姻戚至於  
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駿  
皆緣遺奏超授官秩脩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  
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脩古知衢州餘以次  
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脩古爲工部員外郎  
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脩古立朝慷  
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脩  
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旣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  
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

人也卒拒不納太后崩帝思脩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  
賜其家錢二十萬錄其壻劉勲爲試將作監主簿脩古  
無子以兄子覲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  
傳弟脩睦性廉介自立與脩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  
累官尙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  
爲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  
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  
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卒曹氏自脩古以直諫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  
又能死其官而脩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

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爲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爲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

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  
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  
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  
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閹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  
而陳氏議遂寢遷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  
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  
承德獻輪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  
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  
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尙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旣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

身... 死... 二

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尙書祠部員外郎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旣而爲闖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

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漢安懿王典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爲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以本省丞爲



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爲御史  
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祕書丞  
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  
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  
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  
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皆以  
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  
來者之說也竊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  
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  
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

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爲陛下廓清

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  
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況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  
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  
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  
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  
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  
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人道終降爲  
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  
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

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況皇后事陛下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誣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

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尙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

善人被謗卽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欵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

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息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爲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

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七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從子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

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旣葬有甘露降于墓栢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尙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司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

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  
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旣病仁宗勅太醫診  
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郟論  
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  
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  
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  
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  
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  
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

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  
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  
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  
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  
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  
遷尙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  
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  
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  
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  
女入禁中爲脩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

其父橐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  
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  
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歷  
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  
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  
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  
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  
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  
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

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  
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  
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繫  
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  
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  
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  
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急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  
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  
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

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  
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  
門外爾因不卽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  
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  
後江淮饑有司尙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  
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  
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  
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徙完隄水不爲患詔獎其勞  
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  
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厲



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  
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  
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池少喪  
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版  
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聞喜逾山  
而抵垣曲咸以爲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爲捨逕而就迂  
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爲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  
盡没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  
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

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歷建德郟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閭邱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斬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旣而輸竹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

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燂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  
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辭  
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  
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尙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  
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皆  
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  
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  
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  
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  
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美

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美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尙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

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  
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  
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剽劇非所  
長又不知吳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  
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  
使旣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厨  
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  
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

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井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尙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斂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

縣其民嚚訟且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耻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且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

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  
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日引大義語  
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  
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卽位例以親屬入  
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  
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  
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  
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  
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



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籍爲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爲官

宏死徙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

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尙書諡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

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  
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  
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  
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各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  
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  
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  
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  
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  
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  
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

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句當三班院再遷尙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尙書諡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疎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行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鬪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叅軍判尙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

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  
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志其  
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  
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  
諫議大夫知亳州徙清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  
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  
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旣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  
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卽剡滌考擊合以律準  
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

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罽布  
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  
車及欵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  
下云不與崇天歷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  
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  
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  
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  
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戶部判官以伐閩淺  
始命權發遣遂爲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



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櫛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爲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歷中三司請權河北鹽度言川陝不權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邱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祕閣時方尙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

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  
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戶部尙書靖康初以龍  
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  
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  
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  
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  
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  
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  
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史禁中火有

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  
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此屬吏  
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  
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爲江  
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  
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  
休皆嘗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各國朝下袞  
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  
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  
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

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  
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  
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  
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  
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  
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  
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  
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  
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歷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  
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以教諸

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尙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脩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

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

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成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



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

驚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真宗卽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脩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爲可用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賊誑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  
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  
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  
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  
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  
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  
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  
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  
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

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  
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  
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  
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  
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  
食陀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  
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  
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  
之策亮褒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  
隄遂成入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

自今未葬者母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尙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尙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尙書知亳州又遷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尙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諡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遭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

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柳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

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  
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  
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  
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  
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  
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  
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  
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  
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卽勒兵阻水拒之命  
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



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旣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

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旣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

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

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

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狗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

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闡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

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卽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

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  
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  
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  
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劔用財  
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  
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  
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  
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  
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  
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



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論曰乘雅恬退頽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狄棐

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

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  
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  
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  
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謀趣府門裴不能治事聞  
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裴馳白夔請給  
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裴坐罷懦  
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  
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  
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裴裴奏錄國賓一官

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  
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  
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暴  
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  
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  
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  
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  
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  
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  
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

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  
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  
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  
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  
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  
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  
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  
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  
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

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尙書度支員外郎  
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  
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尙書刑部出知江寧府  
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尙書工部侍  
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  
簡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  
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  
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  
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  
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旣仕均奉資之後二人

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  
患爲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  
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尙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  
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  
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  
法重輕以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  
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脩天津橋格詔不下祖  
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爲殿中侍御史遷侍  
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

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堯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頴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  
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  
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  
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言廣寧監  
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  
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  
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  
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  
之若谷以爲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  
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

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爲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尙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歷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瀉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

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  
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  
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  
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尙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  
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  
入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  
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  
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  
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  
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

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  
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  
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  
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  
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  
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  
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  
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  
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尙在皆曰  
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

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

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  
自湖州錄事叅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  
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  
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  
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  
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  
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  
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  
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

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  
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  
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  
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  
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  
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  
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  
旣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聘然有聲遇事慷慨  
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

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  
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  
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  
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  
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  
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  
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  
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  
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  
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



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

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尙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

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  
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  
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尙書祠部  
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  
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  
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  
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  
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  
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  
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

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疾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命攷試開封進士旣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

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饑徵民積歲賦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

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承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日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

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劔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卽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劔門旣而賊陷漢州攻劔州州空無所資卽趨劔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尙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歛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

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  
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  
十萬助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  
陵寢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  
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旣弛鹽禁而  
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  
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  
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  
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  
春民不足請戶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



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汚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旣而大水沒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

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卽其羨餘帝不之  
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粹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  
須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  
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尙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  
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饑奏貸之盜起淄青間  
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  
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  
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  
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  
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

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卽位拜尙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爲尙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

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簽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卽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

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復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祿爲定式加閣門祗候催運陝西糧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旣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卽以溥制置江淮等

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遷爲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溥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爲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

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羣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

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強不敢退卻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繇是寢爲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鞠治得溥私役兵爲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卽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



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  
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尙恐不支  
奈何爲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  
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  
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  
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  
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  
所料湘爲河北轉運使奏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員  
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權茶就知睦  
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美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尙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爲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

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爲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公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尙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

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  
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旣坐罪遂自成都械  
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者嘗註  
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  
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  
府學奏改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  
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  
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  
賜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參

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聞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爲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爲水所敗顏卽北岸醜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

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  
顏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  
陽杭徐州累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  
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  
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卽位遷給事中丁  
謂分司西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  
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  
以死鬪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  
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  
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

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爲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權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爲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爲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尙書主客員外郎爲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

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旣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旣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艦與之卽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



憤怨而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旣上下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饑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母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牒召伯埭旁人以爲利屢遷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爲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爲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爲使者論奏

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爲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意帝怒命卽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爲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爲京西轉運塞滑州决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楩困人力雖塞必决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捍守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

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爲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喪明卒冲爲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尙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劔門以察奸人事旣

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塢嶧更用州  
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  
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  
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  
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  
遂定後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  
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  
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  
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卽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羗井  
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

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好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累遷尙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歷中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

便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  
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  
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  
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  
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  
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  
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  
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  
徙知澶州背發疽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

御下急無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  
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尙書屯  
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  
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言事者以爲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  
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爲當城如邊  
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  
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



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蹙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爲都大脩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

以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  
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  
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  
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  
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  
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  
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宋史卷三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楊偕

王沿

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尋杜會附

李虛已

張傅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沂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

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借曰吾從吏祿安事  
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在  
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  
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卽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  
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  
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尙書祠  
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  
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旣出偕止罰  
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

將以爲后偕復上疏諫上以尙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

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

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卽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



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羗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

畧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  
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  
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  
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  
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  
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  
法布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  
刀楯法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  
官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

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  
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  
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  
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  
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  
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尙書  
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  
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  
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  
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雋

才早卒

王治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武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于盟歆之間豈久安

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

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者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洛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卽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卽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晦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

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敕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鈇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

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欵此所謂勝殘  
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鞠曹炳獄于真定府遷殿中  
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尙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  
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  
天平景佑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  
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  
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成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  
鈐轄等議沿卽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爲不可  
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



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  
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  
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  
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  
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  
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  
書戒勿入第，背城爲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兵擊之，可  
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爲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  
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

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爲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

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緯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爲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以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

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爲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命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

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

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緡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于藥餌皆手自扇鏞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追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宋史卷三百 死節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爲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阯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砦嶺

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  
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  
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  
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  
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  
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  
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爲曼陀羅酒  
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  
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杞殺  
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



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  
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爲行賞蕃  
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戶掠馬牛有  
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酋不可得旣而兵亦罷去杞性强記博覽書傳  
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  
希範與趕在前訴寃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尙敢訴  
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  
終少府監弟樞亦强敏爲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温  
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

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  
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  
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  
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衡  
州稅卒

楊旼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  
祕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  
慶歷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  
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  
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劔大兵悉潰

改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  
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  
帝遣御史按視還言改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  
非改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改  
至皆恐懼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  
使出峒授田爲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  
改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  
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改卽領  
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改感瘴疾歸蠻平願  
還舊官改尙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爲三

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卽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开贛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

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畝  
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  
侍膳禁中爲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  
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  
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  
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  
畝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  
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  
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

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爲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

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爲祠殿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爲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爲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卽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闈寺爲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爲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卽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

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爲開州推官中身言  
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  
祈禳巫祝爲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爲巫者自是  
人始用醫藥累遷尙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  
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  
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  
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  
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爲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  
胥離析爲弊欺湛爲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爲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爲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爲戶部判官又爲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爲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陸辭仁宗誠以毋納苞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

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徒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爲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

直溫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于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旣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于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于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爲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爲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  
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  
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  
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  
畫地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屢肆之類民皆便之遷  
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爲  
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  
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  
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  
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

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  
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爲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  
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  
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  
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猗橫不  
法爲里人害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爲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  
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  
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  
掠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之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秦州西溪河發積鹽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硤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借沿數上書言邊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敏由將家子力學第進士再討徭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槩

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疎於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曠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母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

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  
資州更二守皆僭老事多決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  
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  
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爲券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  
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  
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  
徙滁州歲旱饑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  
孫旣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尙書屯田  
員外郎王巖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入內都  
知閫文應求爲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齊宿太



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  
文應寘毒者出文應爲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  
奏乃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尙書戶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  
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卿  
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  
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  
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  
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爲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爲三等  
升黜之卽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

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脩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太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  
一目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爲大理評斷官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

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累官至尙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爲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

饑人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爲例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爲令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邱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

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  
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  
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  
兩制三館儒臣徧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  
妻虛已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爲榮  
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顏邵  
曠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尙書屯田員外郎以便  
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尙無恙虛  
已雙輦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  
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爲侍御史出提點荆

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尙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旣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羣臣以章獻者閣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

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已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爲尙書金部郎中定爲司農少卿爲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爲亳州團練副使子孫因爲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



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改荆湖北路復爲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爲陝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遂留爲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爲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

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傅強力治事七爲監  
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爲我憚  
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  
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爲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  
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  
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僞傅見之訊以唐事術士  
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  
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  
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紿言

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尙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糶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爲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

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  
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  
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  
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  
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  
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  
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  
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  
朝夕圖議而抹正之帝納其言爲罷諸宮觀兵衛又命  
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

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爲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尙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荆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

十里民以爲便還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厲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

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尙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

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卽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



聽歸館須沐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尙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祕書丞咸平

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  
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  
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  
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送降監陳州酒徒知  
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撰知應  
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  
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  
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  
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  
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

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  
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榜卒  
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  
雅辭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  
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  
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  
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素  
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  
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

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歉抑又可尙哉

宋史卷三百

宋史卷三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驥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邱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戶部判官祀

南郊超薦尙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  
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  
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  
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圯無  
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  
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  
之騎傅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  
鎮魏深趙磁洛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  
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  
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

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尙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爲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



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爲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爲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爲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聘

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爲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爲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美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

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  
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  
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  
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  
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  
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  
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鄆城人父應圖嘗知頓邱縣太宗  
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  
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

年進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  
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死亡獨元方所部  
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  
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  
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  
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  
千頃爲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  
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爲京西轉運  
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公事衆論不以爲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

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  
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  
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  
并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  
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  
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  
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  
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  
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宫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

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爲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爲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

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爲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爲朕鎮撫之命爲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會斗望劫瀘州燒清井監殺官吏瑛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監順史箇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爲誓門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劔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卽刺牲血和酒而飲瑛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內  
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瑛奏夷人嘗於二年  
春燒清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  
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  
諸夷競起爲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  
千三百人緣清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  
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瑛命懷  
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  
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  
格戰瑛乘其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罵不能軍溺死者

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  
指揮使守涪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  
史召爲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  
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  
自若須臾水爲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  
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  
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  
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知益州仁宗卽位遷給事中城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  
曰城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

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旣而以歲饑罷役瑛言病民者特撻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歛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瑛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奈何毆致死邪瑛封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

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城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性頗疎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安邱縣三司辟爲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爲本寺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毫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爲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爲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

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戶版爲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爲己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爲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

史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  
審官院卒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  
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  
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逾勁與里中富  
人楊士元同學旣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  
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  
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  
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祕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  
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

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尙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頓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卽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自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

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  
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  
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人爲監察御  
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徒知長洲縣天禧初增  
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  
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  
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  
士瑤伏誅又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  
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  
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



謂貶左遷尙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擿宜州守貪暴不法旣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祕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飭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卽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樂城縣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糞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糞

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  
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爲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  
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汴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  
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尙書  
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代  
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  
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  
爲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

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  
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  
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  
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  
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  
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  
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  
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  
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  
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祕

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  
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  
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祕書丞通  
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召見  
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  
卽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  
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隸  
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  
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

之擢寘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  
爲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  
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爲制置茶鹽  
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爲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  
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  
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爲行內諸曹郎至是用  
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  
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  
敕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  
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

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

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海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



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

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摭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積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積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積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積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

部判官累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兎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旣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瞻尤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諸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

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斬則活  
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  
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  
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瑛頻坐善丁謂並遭  
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  
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避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邱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  
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  
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  
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

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緝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尙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昧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

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

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祀于家  
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  
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  
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  
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疇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  
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  
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  
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

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爲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尙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



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還爲度支三司判官以尙書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

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尙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官旣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

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遭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

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爲奏  
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不  
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  
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抃荒之策命知安  
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旣而浚潁河三十里疏  
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  
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尙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  
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  
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

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  
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  
開門率兵擊賊小郤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  
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  
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  
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  
淹歐陽脩復言其驚武有謀略除閭門使固辭進工部  
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  
入判尙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  
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闕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爲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三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祕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祕書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叅軍

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驥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祕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驥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歷中與魚

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驤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尙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已利物有古道焉若旨浚潁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  
三  
驥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  
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宋史卷三百一

宋史卷三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園多奇士舉進士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與會昌縣通

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卽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卽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

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尙書工部郎中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邱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

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掠之植劔於前曰攘一物者斬  
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  
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  
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  
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尙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  
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戢議遂  
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  
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歷八年手詔

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  
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  
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  
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羗戎所用甲兵所  
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尙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  
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  
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闖茸者爲偏裨  
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滄雜仕流以鐵爲錢墮  
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

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美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爲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

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  
預闕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  
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  
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  
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  
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  
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  
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



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  
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  
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叅舉如兩任通判可  
克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  
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  
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卽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  
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

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闔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

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驚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卽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

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  
三司開拆司黥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  
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  
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黥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  
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  
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  
窮詰黥奏諫官御史跡旣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  
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  
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  
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正乃詔

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黥論以爲今得進見  
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  
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  
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黥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  
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  
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  
同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  
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黥亦反復辨析卒不果  
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例論者以爲非便黥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黥言國

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黷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黷當命辭卽詆延年不才不宜污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旣覺而去黷奏劾廢終身福

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  
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  
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  
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先  
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  
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  
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卽時追  
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  
卒致問黯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  
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

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緹知郢州未及任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黯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



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黷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皆數外補之黷請叙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黷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

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逡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卽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

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旣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

尙書禮部侍郎初黥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  
二母不相善黥能安以事之黥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  
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  
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  
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  
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  
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  
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  
災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  
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  
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  
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  
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  
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  
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尙美人棄外館  
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

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  
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  
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  
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  
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旣至引令狐峒錢徽事言臣爲御  
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  
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  
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郊皆謁告歸  
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實補御史鼎臣

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實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毀臣與實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爲郊社齋郎鼎臣棣州人旣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旣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

令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爲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旣追冊爲皇后又詔立已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



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克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爲言陛下不卽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

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

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  
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時狄青爲樞密使得  
士卒心議者憂其爲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  
言權臣有虛聲爲兵衆所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  
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  
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  
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  
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  
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  
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

景初意賈昌朝爲之卽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爲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爲副使入爲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爲激訐

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旣高無子及因推言闕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旣往之弊

獨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  
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  
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  
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  
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  
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  
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  
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  
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

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覲覲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旣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



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  
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  
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  
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  
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  
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  
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劔爲國深耻沔繇此坐廢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

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邱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轅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

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卽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大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訕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後

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御史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爲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爲非典制數疏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

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  
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  
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師  
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  
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  
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  
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  
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  
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

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  
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  
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  
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  
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  
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  
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  
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  
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

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卽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閭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卽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遲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脩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



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爲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脩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  
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絢疎  
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  
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禱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  
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  
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  
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  
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  
院爲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

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歷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  
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  
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  
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  
慶歷初爲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  
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  
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  
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  
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

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  
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爲侍御  
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  
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  
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  
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歷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  
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闔宦  
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宋史卷三百一